

弁州山人讀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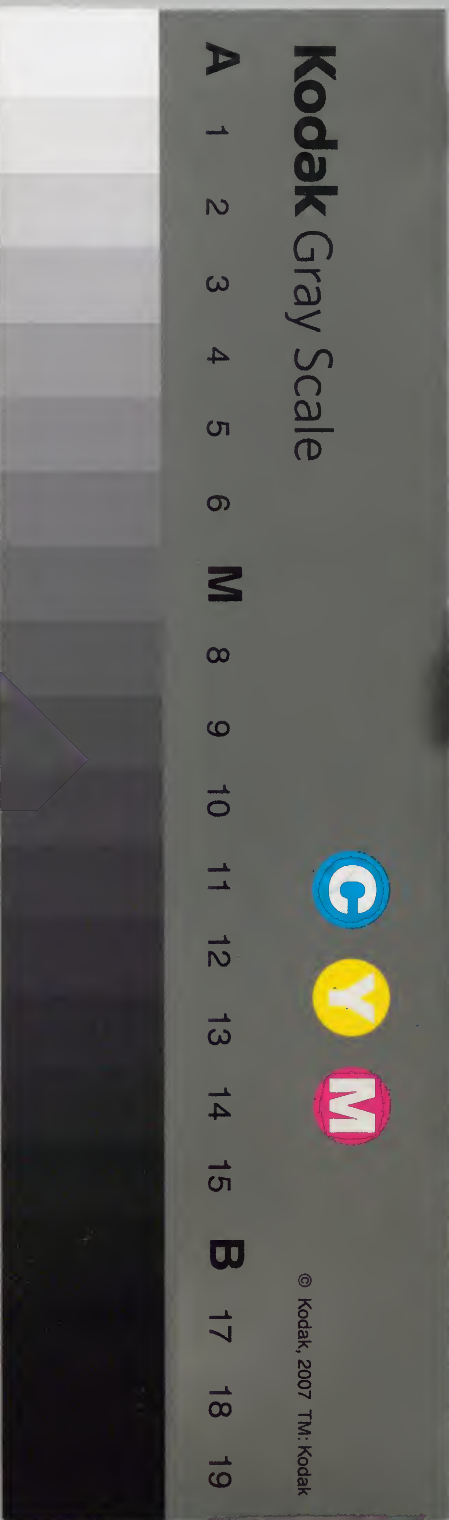
上本

漢書門	三	五	九	三
類	號	函	架	冊
三	七	一	四	一

三	五	九	三
冊	架	函	號
一	四	一	七

內閣文庫	書號	3593
冊數	4	1
架號	314	51

314-51



弇州先生

讀書後

翻刻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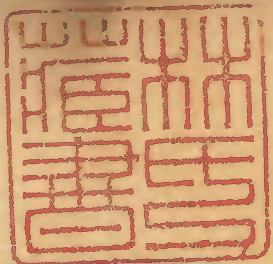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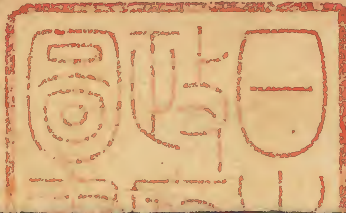
江源閣
菱花軒

藏

淺草文庫

新刻弇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四部彙續彙
所未載也初刻續彙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賣
錫者束殘書置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
及讀書後在焉王回伯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
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
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訛甚則
有數行後先顛倒舛錯者一日得王閑仲校正



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
部中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兩藏
尤奇偉宏博此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
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壁殘璣收拾
無遺矣初先生遭家諱後日與敬美次公讀書
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者已
召起馭歷中外納節遠近贅文徵文者無虛
歲賓客觸路無虛尋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莫

至于戢身靖廬誓掃筆研而翻閱兩藏經砵砵
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妙觀智皆事
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
聞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
後互味之覺逞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如織錦
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鬱雖眩目爽口或出干
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
乃必中觚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案一

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蓋識隨人老也先生
嘗謂余詩文關鍵出一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
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
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驟發之數十
年前而慚悔于數十年後者即欲追取更竄一
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己解頤而乃欲使
古人唯唯心服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錄古書
即子弟諸女亦令抄寫視中秘且過之而皆不

傳濡須秦氏爲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
許子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今先生論著
太約如呂氏讀書記及鼂氏讀書志每終篇標
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
軸雖未必一一無恙而糟粕去神髓存則身後
書籍之若存若亡奚足論哉閑中爲先生小阮
校閱精確最得真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壻也尤
嫺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若大海水而讀

書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若浩繁
 而學者得未曾有即以此孤行人間足矣
 雲間陳繼儒仲醇撰
 其大跡煥然
 不似唯君人
 惜子無命博而
 其辭與秦大
 金符員代
 有漢田文諱不

舟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余讀莊子而歎曰嗟乎世固未有尊老子如莊
 子者也夫尊孔子者莫若孟子而孟子之尊孔
 子不過曰孔子聖之時又曰吾所願則學孔子
 而已其談仁義辨玉伯探性善推不忍往往發

舟州讀書後

上下

身州言言後
揮所自得之蘊以成其書固未嘗奉孔子之文
言而訓詁之也莊子之所撰著雖極而至於尊
天而無懷葛天之治其究必宿於老子之謂無
名無欲無爲無言以至無始之旨挫銳守雌和
光同塵絕聖智以應天下之法致柔守中抱一
含峻食母有精有信虛極靜篤以保一身之要
與他所掇擊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弊聖智之
當絕棄展轉反覆止所不援引或曲而暢之或

旁而通之且詠言之嗟歎之必使老子之道高
出于堯舜之上其遺言下視乎六經而後已嗟
乎莊子之尊老子不亦至乎抑不特尊之而已
也而且老子之忠臣夫忠臣者揚主之善而諱
其短凡老子之所稱張與奪枉曲直騁堅用
奇取大取小得志於天下之故稍近術而爲人
所窺者則已逆料宋儒之見攻而闕之彼且以
爲真闕之也而其辭之剽攘弔詭身先陷于不

肆矣。夫書不可以多著也。多著而至於十餘萬
言。而其旨不過數百言而已。是以雜而不可竟
復。而使人厭書。不可以有意作也。以有意而作
之。是以誕而不可信。狂而使人怒。嗟乎。何莊子
之忠於老子。而不自忠也。引來書之。其言
亦莊子之言。然亦不無至平。誠不特言之而已。
此不獨言之。且其言亦不無至平。誠不特言之而已。
言亦莊子之言。然亦不無至平。誠不特言之而已。

讀莊子二

大史公曰。莊子蒙人也。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其學無不窺。然要其本歸于老子。其著書十餘
萬言。大抵率寓言。作漁父盜蹠。以詆訾孔子之
徒。以明老子之術。蘇軾記其祠。而謂為得老子
之麤者。莊子蓋助老子。不特可為法。而引楚公
子操筮之僕隸。其主而出之。以為愛公子。而不
知事公子之法。凡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

揚擠而後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于訾詆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關尹老聃之徒。以至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余謂太史公非識莊子之麤者。執乃識莊子之麤而巧為之弊者也。當老子之時。見天下之俗日趣于薄。以至詐力相矯。思太古之朴。一見焉而不可得。謂仁義之名。實啓之。則不得不惡其名。而歸答于

文武。夫既歸答于文武。而追其自。則謂堯舜之不能造極于無為。而以有為啓之。則不得不致歉于堯舜。夫堯舜而至流于周之末。若有如老子所云者。不知聖人不能為俗。能因俗而裁成之而已。不然以老子之知之。即無位而不使東周之郭。七里之巷。若畏壘而日就纖繪。以有儀奈也。莊子又後百年而生者也。彼見夫仁義之日偽。而詐力之日深。且其身儻焉。而苦禮樂之

拘纍我謂孔子實言之而其門人實廣之。日天下皆以為聖人。彼又懼夫老子之教日不勝。故於聖人之外立所謂至人。以尊老子。又往往寓之一危語於孔子而必持老子之說以駕其表。然又窺見孔子之真為聖而不可奪。故間以一二格言寓之意。若曰孔子之未見老子一格也。其得見老子而受砭焉。又一格也。大意在尊孔子而抑孔子。既抑之而又收之。使為老子徒。彼

夫語道術而不列孔子所謂鄒魯之儒。非邪。且何以見尊至軾所欲去。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而以列禦寇之齊續於陽子西游而為一章。則甚當。雖然無救于所謂詆訾孔子也。

以甚動疑然其為子也時游學於孔子也
蘇氏以深察處之有難於辨而為一
所以是學至深也然其難三其難然其難也
夫蘇氏辨而之也其子門徒後世之辨非也

讀莊子三

蘇氏之欲去讓王說劍盜蹠漁父四章而以列
子前後之續也無所據特以盜蹠漁父之排孔
子甚而欲去之夫內外雜篇何嘗不排孔子也
其排婉而深不若盜蹠漁父之直而淺也然而
吾于蘓氏取焉所以取者何以莊子之文得之
也凡莊子之為文宏放馳逐縱而不可羈其辭
高妙而有深味然託名多恠詭而轉句或晦棘

而難解其下字或奧僻而不可識今是四章獨
讓王猶近之而太疑于正不是三章者故其顯
暢而膚淺其法類若禮經之所謂樂記儒行者
意必莊子之徒託而為之者也韓愈作讀墨而
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亦無所據而王安石引
之吾以為不必自子夏氏若莊子者蓋嘗受業
於孔子之門而有得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凡莊
子之所談如君臣父子之大戒天機嗜欲之深

淺六經之用聖人之論議皆精切而爾雅即田
子方荀卿之所不能及特不若其治老子之深
蓋游于吾聖教而中畔之者也太史公謂申韓
之學出于老子故與之同傳唐人祖老子而難
之吾以太史公信也夫所謂學不必其盡學也
得一語而守之曰嗇曰儉曰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申韓氏之所貴
也若莊子則無是也太史公又謂莊子梁惠王

齊宣王時人審爾奈何不使與孟子見而一相究詰也莊子非告子夷之比也其鬪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為之蕩而不寧日月為之晦而不辨大莊子敗則逃之無河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

讀莊子讓王篇

讓王一篇或以為漁父盜蹠說劍皆非莊先生所作而讀其辭則若差暢而近古于道亦不至特第甲所稱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而亦不受支父疑即巢父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而亦不受支伯疑支父子也夫是三君子者不以天下易吾生者也舜又讓天下於善卷而亦不受此不以吾身殉天下者

也又讓天下于石戶之農而不受此以舜之德
為未至者也皆入深山蹈滄海而絕其跡者也
湯克桀以讓卞隨卞陸沈桐水而死讓瞽瞍
堯沈廬水而死則何言哉夫所貴于不為天下
者為生也所以能近道者為削名也為名而自
殘其身則不智居潔而顯揚其汙則不仁許由
巢父事多傳之者或不妄其他或莊先生之寓
言或他人瑣言之而莊先生為記之要之不足

道時惜夫莊先生之自持論而自相恃者也彼
卞隨瞽瞍者巢許五君子之罪人也而又何言
也

此書之旨，在於論道。其言雖簡，其理則深。蓋道者，天地之根，萬物之主也。然其理幽微，非淺學所能及。故作者以寓言、重言、卮言，以顯其妙。其言如珠玉，其理如日月。讀之使人心曠神怡，思之使人洞徹玄微。此書之精，在於其言簡而意深，其理明而道遠。故曰：讀之使人悟道，悟道使人忘言。此書之妙，在於其言簡而意深，其理明而道遠。故曰：讀之使人悟道，悟道使人忘言。

讀列子

吾始好列子文，謂其與莊子同叙事而獨簡勁，有力以為差勝之。于鱗亦以為然。而柳士厚故謂列子辭尤質少厚，譌作最後稍熟。莊子始知列子之不如莊子遠甚。凡列子之談理引喻，皆明淺，僅得其虛泊無為以幻破。于膚膜之間，而莊子則往往深入而探得其髓。其出世處世之精妙，有超于揣摩意見之表者。至其措句

錄字出，鬼入神固非列子之所敢望也。吾意列子非全文，其文當缺，而後有附會之者。凡莊子之所引，微散漫而列子之所引，則簡勁疑附會之者，因莊子之文而加劇琢者也。柳柳州列子辨，獨舉劉向所稱為鄭穆公時人，以穆公在孔子前百餘歲，而歷舉列子在繻公時與其相馬子陽證其非。夫列子引孔子不一而足，是可知已。又何必別引子陽以為證，且向寧不自知其

非鄭穆公穆之一字，當由傳錄者訛柳州之辨其所不必辨，尤可笑也。

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
侵凌則語之兼愛然則墨子之言以救世主之
藥石耳非欲執而爲世主之準也獨所謂棺三
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
洎漏哭往哭來及從事乎衣食若以爲薄而無
當者然此亦中產之下之常至今獨不能改而
探墨子之旨大槩激于一時王公大人之爲葬
埋謂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操璧玉卽具戈劔鼎

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必
極塗通壑輟民之事廢民之財如此而矯之以
薄亦何不可且夫驪山之藏不三載而焚掘殆
盡卽漢唐宗以還諸陵寢亾不發者王公大臣
貴冢亾得完骨者厚葬之爲失不唯損天下之
有用以歸無用哉天下之有知以供無知其究
至于暴其親之蛻以委艸莽餒鳶犬而橫開天
下推埋劫殺之數其罪加于薄葬者何啻萬萬

倍顧不之訾而徒墨子之訾何也且夫墨子之
 道行則世主必不能安宮室之侈與聲者彩色
 狗馬田獵之奉卿大夫必不能安趙孟韓魏之
 富而說客游士必不能安華陽碣石之居與後
 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辭而闢之者蓋不止
 一孟子也吾故曰微孟子墨子固不能久且大
 也然而所謂塞路者何也貧乏失職之徒假其
 說以于世主用之則貴且顯即不用而可以者

冀賢豪富饒之旬施一廛一畝足終以其身而
 已此非墨子意也為墨子之徒而私之者意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讀尹文子

尹文子非偽書其言刑名者真能言刑名家者也所謂智巧皆當與衆共之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行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爲戶說紀衆之勇不可以征陣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隘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名語也他所証多諸家言頗覈而

琳子黃厥德不脩天侯爵大司徒光分所食邑
 三百戶請封黃弟茂為關內侯茂子子國子國
 生子邛子邛生弘農守仲驩仲驩子立與劉歆
 友善歆故光同時人小可二十年耳是立與六
 世大父行友也立子元元子建仕王莽為建戎
 大夫亦似太速疑必有缺誤

讀劉子

劉晝孔昭所作五十五篇其詞雖駢散爽健而
 不悖理道識是非有布帛菽粟之致清神防欲
 知情翰光諸篇苦李蒙莊之藩隱然若窺見者
 當六季之末而不墮月露煙華亦足貴矣鄙者
 以後小露問學無關本真茲則多生之餘習矣

牙鑿其辨黃帝鼎成升遐事甚詳然似是公孫
卿以後語駁郊子禮亦正然似是左氏以後語
辭趙簡子聘章則模檀左文也晏子之事景公
也不治阿且其言阿則亨與封之說也謂仲尼
天也又曰轍跡病矣則門弟子之說也大道章
頗言身中之造化時時及養生北宮意章則及
鑿矣是岐黃之說也凡子華子所言理在春秋
時最近而文則廣有所剽擬誦之可也采而益

我可也然不可以為真子華子

楚語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柳宗元非之曰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道蘓子復非之曰甚矣柳子之陋也赫赫楚國若教氏之賢聞于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

楚語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柳宗元非之曰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道蘓子復非之曰甚矣柳子之陋也赫赫楚國若教氏之賢聞于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

楚語論
上本
二十一

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丁木其忍爲此乎。余則曰甚矣。屈建之忍也。而蘇子之好異也。今夫取禮之輕者與食之重者。此奚啻食重。然則禮而輕也。當其身尚不以廢食而況於其親乎哉。從治命不從亂命。恒也。屈到之命。薦芟亂也。否也。且夫芟與蔬筴等耳。非若邕之痴。長孺之瓜。甲腥穢而不可登席。又非若銅雀之伎之淫侈也。臨穴之殉之酷也。宗老言之。建頷之。撤一蔬。

可以易益一豆。不爲多。國人何所誦。太史何所書。而天下後世何所知乎。今以建之卻之。又不能爲之諱。而國人之媚新。令尹者以爲不違道。而書之太史傳之天下後世。是揚先人之過者。建之却也不在薦也。夫不忍于一薦之小禮。而棄忘其父之嗜好。其不孝小也。急于揚己之名。而不諱其父之誤。其不孝大也。夫建也。挾左右。廣之甲。而欲無禮于盟主之上。卿棄諸侯之信。

而不之顧此夷狄也而何有于小禮也其父生
不得志于鼎俎而又銜建之驚桀故示微于宗
石而建卒弁髦之率不違道也或云屈到之芟
建可薦也建之不薦左氏可無稱也左氏之稱
柳子可無非也柳子之非蘧子可無譏也蘇子
之譏子可無衷也甚矣儒者之好持論也余無
以對

書趙世家公孫杵臼程嬰事後
程嬰既已脫趙孤而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之
必待後必且復索之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
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
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易者請先死云云其後
韓厥說景公與程嬰謀而劫諸將保屠岸賈滅
其族復與趙武田宅如故趙武既冠為成人程
嬰乃自殺以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或曰嬰可以

無死死過也。予則以為不然。凡嬰之所為存孤者，誠難而杆曰死誠易。然天下之所覩者死生也，所不覩者難易也。自趙孤之未立而嬰所以生者為趙孤也，嬰故未嘗一日忘死也。趙孤立而嬰生，則食趙氏之報，嬰能無死也。杆曰死而以生授嬰，嬰生而以死還杆，曰夫豈直義至盡哉。蓋有餘仁矣。雖然，岸賈亦烏可非也。盾以不能討賊，失之終；然其始事可亮也。岸賈以不能

匡雪失之始，然其終事可取也。盾既為法受惡，而未有能表岸賈者也。

此書伍子胥傳後... 伍子胥... 夫也謂之盡孔子之道則... 不可謂之悖孔子之道亦不可孔子之事魯也... 微不合輒去之又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不... 合而去有新君在矣不以事新君為二心也孟... 子之言君之視臣如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 子過矣惟芥其親寇讎之可也惟芥其身寇讎... 之不可也平王淫太子之婦而欲廢太子推枝

此書伍子胥傳後... 伍子胥... 夫也謂之盡孔子之道則... 不可謂之悖孔子之道亦不可孔子之事魯也... 微不合輒去之又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不... 合而去有新君在矣不以事新君為二心也孟... 子之言君之視臣如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 子過矣惟芥其親寇讎之可也惟芥其身寇讎... 之不可也平王淫太子之婦而欲廢太子推枝

齊州讀書後

卷

二十七

以保其太子之傳而併及其兄即商受何帝焉
受不保文至不保太公父也何以斬燼餘之頭
而懸太白鞭屍非過也情也亦理也吳王僚信
子胥之言謀伐楚而先阻之不以怨先而進專
信俾刺僚而奪之位蓋審僚之不能得志于楚
也先為之破楚以伸志故竭力而事之又為其
子竭力而報越讎其必不赦越也欲以為奢者
為先而夫差弗信也社將徙矣力諫而死之知

亡智也能死忠也若子胥者於君臣父子之間
可無媿也太史公稱吳以子胥謀西破彊楚北
滅齊晉南服越人信哉獨所以彊吳之蹟備于
吳越春秋而其辭不雅馴使子胥之志明而材
不盡顯以此少泯泯耳或謂子胥之托子於鮑
氏何居曰彼蓋傷奢尚之綫絕而強延之以考
托也吾故曰子胥者不恃孔子之道者也

也夫樂毅者夏侯玄之所謂仁人也彼非獨仁人也而又且智彼其合諸侯而擊齊一戰而大破之臨淄下潘王走死齊之重器奇瑤悉輸之燕中矣如是而不急攻莒卽墨者以爲二城彈丸之地不足爲吾害莒南近楚急之則必借楚以爲我敵卽墨東近海死守虜耳急之則多殺士卒而未卽破而齊故數百年大國也其人彊武而習兵且易以亂故必緩而用威德拊循之

既久而齊人皆爲燕矣夫豈直爲燕彼且以樂毅真吾主然則毅之兵固未嘗五載而盡頓于其城之下也以故新主立而南面之間得行騎劫代之勢不得不盡銳以攻卽墨而又以新將攻不識地利而恣爲暴燕人失毅而離齊人失毅而振蓋不待火牛出而燕之敗形成矣且諸侯之所以不窺燕者自有說夫以齊舉宋而伐之燕舉齊而不伐非獨妒齊而厚燕也謂潘王

之不若昭王治也謂潘王之待諸侯倨而昭王之待諸侯恭也謂潘之舉宋而暴宋不若毅之舉齊而拊齊也且騎劫敗而諸侯猶偃然以此知蘇氏所論誤也不然使毅而有可訾則惠王必不悔而召之名之不歸而何以封其子高帝異代主也毅之後何以無功而封孔明三代才也何以自比毅而人猶未之許也若蘇氏者真所謂以成敗論者也

其書司馬穰苴孫武傳後
司馬穰苴孫武天下之言兵者歸之穰苴兵法不可見所見獨孫子十三篇其精切事理吾以為公不能過也而太史公獨稱穰苴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若爾穰苴其尤勝邪然太史公於穰苴則僅詳其斬莊賈于孫武僅詳其斬愛姬而已以為用兵之道一賞罰盡之矣雖然以穰苴之善用兵而使

燕晉之師得脫而罷去。追擊之，僅收所亡境內封地耳。不能大有所摧敗也。景公尊為大司馬，而委之政。其時亦可以有為。何不脩桓公之業，而廓大之。卒見擯于高國，以死。至于吳之疆，伍員力耳。柏舉之戰，雖能乘勝入郢，而班處其宮，使秦師得用其救，再合再敗，而後歸。又不能預防夫，梁之為內孽，安在其為武也。太史公又稱其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恐亦附會之過當其時。

武必先死矣。不然而攜李之敗績，會稽之許成，舍腹心之越而從事于石田之齊武，胡為不諫救也。大史公亦云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蓋頗見微指云：穰苴之兵法大約威王使臆忌輩增飾之。晏子春秋亦一及其拒景公宴遊事，亦畧可証。

是以詈秦皇而六國之亡人侈張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而亡也不然不韋不敢言太后復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烏從而知其非羸出也黃歇之為奸大類不韋而行之於為相之後尤不義第其始之脫太子雖若鉤奇然甚勇而忠史固稱其博學洽聞觀所上秦皇書不下韓非子以一富貴之醜而積慮處事若虺蜮然亡身滅家而不覺豈不可悲也哉春申君不

當稱四公子賤謀貴踈間親與文信侯並而稱可也

夫應侯相而穰侯日見短則應侯之相日益固
 之此非特乘穰侯之瑕其材必有以大勝之者
 而四十年之信臣也應侯以一匹命扼擊而奪
 知應侯之用蔡澤也夫穰侯者秦太后之懿戚
 相位若承蜩然智者以為蔡澤之用應侯然不
 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據其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
 書蔡澤傳後

蘇州讀書後
 北
 三十一

應侯之相日益固則穰侯終不振當應侯之爲相也竊君以行威福專意以酬恩怨人主非不知之特欲伸其所大欲耳武安僂鄭安平叛王誓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酬而應侯且無以自解蓋嘗仿皇而左右顧求其人以託稅駕之地而不可得既而微知有蔡澤者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而不過其困甚矣澤之與應侯又非有相知之素也其曷鼻黉顏蹙髑膝孿非能長富

貴者也與之語頗明消息盈縮之理而非有擗闔操縱取天下之深計者也夫困極則易爲德非知素則深見恩不能長富貴則無與謀傾人之計策者明消息盈縮之理則必不忍蹈前轍無擗闔操縱之深計則必無以見其長而形吾短故幡然而薦之天下皆以應侯能用賢而應侯之過自是無以聞于昭王者蔡澤而稱邪昭王固賢應侯其不稱邪則益以賢應侯謂亾有

能及之者自是而據金印擁高貨而老死于東
第無患矣彼荀卿之於黃歇韓非之於李斯一
以師一以同學而材皆勝之固歇與斯之所畏
而不欲用者也宜其困且累死也

之世其言亦能為人所信也亦必能為人所
非其意則樂其言不為其所信也亦必能為人所
固辭則年亦不為其所信也亦必能為人所
言其言亦能為人所信也亦必能為人所

讀黃石公

黃石公素書六篇至為淺顯孔老荀卿之所雅
言者豈別有不傳之秘以授子房而此則約其
凡為可示人者哉不然當報讎大索之後跪而
進履于地橋與夜半不失約子房已思過半矣
何用是素書為也

又使之爲次將而所聽令者羈旅庸奴之宋義
彼其心固已快快于帝殺宋義而楚卒屬之矣
列王離破章邯而諸侯屬之矣破函關而秦屬
之矣其目中固已無義帝矣猶貌而使人請命
帝但委之于籍且猶不能免而曰如故約籍能
無恨也夫豈獨恨也當疑其與沛公結而圖籍
義帝擁空名于上欲以承平之君臣而御快快
之悍霸倒授太阿之柄獨其鋒能不立碎也

雖然義帝者腐而不失其正者也新安之坑子
嬰之儼蓋天道也彼諸侯之卒積數世而其首
皆納于秦庭凡在者皆秦卒之刃餘也又皆其
子孫也幸羽一甘心焉孰不爲之揮戈者子嬰
之降自降沛公耳非降羽也六王之身有屠而
死者有囚而死者有飢而死者夫負芻非羽故
君而燕及梁非祖父耶誰能忍之故曰有天道
也至楚漢之爲訟則羽之負漢者一而漢之負

楚者三羽之負漢不王關中而王巴蜀而已當
 羽入關與沛公兄弟也又皆楚臣何必距而不
 納其負一也鴻門之會不殺而封之巴蜀甫就
 國而兵東嚮其負二也然猶有可言者至太公
 甫脫烹俎盟血未乾而反戈尾其後其負三也
 羽自得罪義帝耳不得罪高祖高祖死何以見
 羽地下哉余故交宗臣每酒間大呼吾寧不成
 而為羽不能成而為高祖且謂高祖易與耳余

笑曰若言高祖易與則過高祖遇羽而拙故思
 以拙勝之若固見其拙以為易與耳不然彼章
 邯黥布豈碌碌者何以取之若寄哉

欲以爲遁穴而僥倖于目前之未戰乃佯爲大
言以壓項籍籍不殺宋義趙必下楚必潰楚之
潰在呼吸之間而無他術可以解爲籍計者何
以不殺義也增于此時去籍則秦追僂亡楚之
未將而族之必也籍勝則恨增以爲宋義之黨
而先去以爲三軍之望族之亦必也卽兩俱免
族而當叛臣債將之名爲增計者何以去也夫
增奇策士也豈惟不去而已當與籍謀而殺義

不然何殺義之後事事日取增計而尊之爲亞
父也然則增不當去乎曰有坑秦卒二十萬人
失仁失仁法不足以取天下一當諫也違義帝
之約而王漢王楚失信失信法不足以取天下
二當諫也弑義帝失義失義法不足以取天下
三當諫也諫不從則去之去之而無忿憶之跡
以完其身可耳若殺卿子冠軍何以去也

以漢其方曰耳故陸子國軍所以法也
三當精也精不為以去之去之而無意動之
二當精也精不為以去之去之而無意動之
一當精也精不為以去之去之而無意動之
夫才天以才不又以其天下不意精也蓋亦
夫才天以才不又以其天下不意精也蓋亦
夫才天以才不又以其天下不意精也蓋亦
夫才天以才不又以其天下不意精也蓋亦

讀陸子

陸賈縱橫者流耳而所撰十二篇皆淺顯無甚
倣儻之見而亦不詭于道或謂非賈書不然也
使後人偽為之則必詭其理雄其詞而張皇其
事矣賈固時時近儒者高帝不讀書故驟而歎
其雄博其意不在馬上治故徐而益有入焉彼
其他所以拊尉佗和平勃皆正論也是故幸以
富壽怡樂終而不為食其之烹崩徹之也說

